

御選唐宋文醇

一
函
八
冊
函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PDG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一

眉山蘇轍文一

書序策論記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元祐會計錄序

古今家誠序

臣事策第一道

三宗

六國論

漢文帝

漢景帝

東軒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黃州快哉亭記

士地賦

書

出山齋

除惡習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一

眉山蘇轍文一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祠頃未嘗廢。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旣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

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
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
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
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閒。不爲身計。
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
後。猶當推其遺跡。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弃而不錄。仁人
君子。豈其然哉。伏唯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愴慨氣
節凜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
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

宋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輒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按鉉自左常侍爲尼道安誣陷貶靜難行軍司馬卒於邠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而胡克順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本廣陵人無家無子而胡克順慕其平生迎殯歸葬於克順之里歲時祠之古人風義可尙如此克順史稱仲容仲容殆其字歟鉉仕南唐宋師圍金陵後主李煜使求緩兵而煜將朱全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故止之鉉曰此行未必能濟難援兵何可止煜曰恐不利於汝

一漢少子方之論後常侍埋書
鉉曰計社稷豈顧一介使置之度外可也及隨煜入朝太祖面責之鉉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篇中所云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者蓋指此也

聖祖御評

本是專言會計却語語欲其安養生息用意深遠而文勢紆徐

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

卷之三
元豐會言錄序

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有餘及其列國歟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蓄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

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
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
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官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
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
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
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
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
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軍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
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
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
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
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
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
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
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

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

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史家必志食貨不特一代國用之盈絀戶口之多寡可考
而知欲觀君德之恭儉怙侈臣心之義利邪正亦思過半
矣讀會計錄序宋德盛衰不具可鑑哉

史家必志食貨不特一代國用之盈絀戶口之多寡可考
而知欲觀君德之恭儉怙侈臣心之義利邪正亦思過半
矣讀會計錄序宋德盛衰不具可鑑哉

十不取之

...

...

...

...

...

...

...

古今家誠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
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
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
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
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
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
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
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

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洵訖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旣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旣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